

# 我敗後的日本

空軍總司令部新聞處編印  
編者 巫雲  
新聞報導叢書之二

# 戰敗後的日本目錄

## 引言

### 上篇 戰敗後日本的全貌

- (一) 參帥管制下的日本——偽裝的馴服
- (二) 日人的思想及對華態度——八股式的懺悔
- (三) 議會及政黨——可憐的小丑
- (四) 經濟與社會生活——黑市世界
- (五) 教育與新聞事業——精神的武裝
- (六) 廣島——實驗戰場

### 下篇 亟待解決的問題

- (七) 天皇——人類的贅瘤
- (八) 戰犯——殺一儆百
- (九) 賠償——得不償失
- (十) 和約——百年大計

### 戰敗後的日本目錄

## 引言

自從此次我國記者團訪問日本之後，我們對於戰敗後的日本，便得了更清楚的認識。日本是戰敗了，而且是歷史上空前的戰敗。今天的日本，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主權的被佔領國。從前，我們受了它數十年的欺侮，被它蹂躪了半壁山河，不久以前，它那種窮兇極惡的臉孔，還是深深的銘刻在我們每一個同胞，和每一個將士的腦海中。現在它的前途究竟要變成怎麼樣呢？在我們勝利後的一年半當中，世界的局面仍在動盪着，這個戰敗的日本，正在皺着他的眉頭，裝着笑臉的去走上它那慘淡艱難崎嶇的道路，這是侵略者應得的結果。可是這條暗淡險惡的道路，將要給日本民族的命運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因此它對於遠東的整個局勢是一個滿含迷惑性的謎。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中國關係甚大，所以我們對於目前日本的狀況，是應該深切的去了解；到底他們的態度是怎樣呢？與從前在我國各地所表現出的那副猙獰凶惡的面目有沒有分別呢？日本人民對於現在正在統治着它的美國又是一副怎樣的臉孔呢？他們在此次戰敗之後能否真正的覺悟前非呢？我們以戰勝國的地位，在戰後還受着共產黨的擾害，到處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引起了嚴重的經濟恐慌與財政困難，及工商業的不振，在日本有同樣的情形嗎？他們有共產黨在搗亂嗎？日本人的思想跑向那條路呢？他們希望真正的民主呢？抑是野心勃勃的準備二十年後再來呢？他們的產品是否仍同戰前一樣，可以大量的傾銷於我國，使到我們要高喊抵制日貨呢？

凡此種種，都是我們目前急要知道的。況且美國對日的管制政策及其成效到底如何？蘇聯站在旁邊虎視眈眈，不知葫蘆裏要賣些什麼藥！我們中國，一向是受日本的侵略欺侮，到了現在，我們對日和約問題，應該有些什麼意見呢？日本在中國搶去了不少的物資，我們應該怎樣討回來呢？他們將怎樣賠償給我們呢？還有，那些發動侵略戰爭的罪犯，應當要如何懲罰呢？這些問題，都是十分複雜的。在此次我國記者團訪問日本之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得着了不少的答案。現在讓我們分別在下面討論一下。

## 上篇 戰敗後日本的全貌

### (一) 麥帥管制下的日本——偽裝的馴服

我們爲要明白目前日本的真相不能不首先知道那個使日本變成現在這麼馴服的原動力——美國，在佔領日本一年以來，美國所作的是什麼？它的成效是如何？日本是被佔領的國家，一切祇能聽從盟軍總部的命令。所以負責執行管制任務的麥帥及其總部，他的立場與政策影響以後甚大。要是此次負責佔領日本的不是美國而是另一個國家的話，那麼日本將要變成怎樣，我們總可以猜想得出來的。

麥克阿瑟元帥是受十一個盟國的委託；根據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文書的精神，來管制

日本；負責解除日本一切精神的物質的武裝，使它永遠不能再爲世界和平之害，而建設日本爲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這就是麥帥及其總部的任務。在這一年半以來，麥克阿瑟元帥及其所領導下的盟軍總部，確實有了不少的建樹。麥帥有一個很正確很遠大的理想，就是要建設民主的日本，與防阻共產主義，兩者同時進行。因此他要把日本的民主，與社會主義隔離，而且，還要使它防阻共產主義侵襲的力量，麥帥在這一點上對日本估價甚高。因此他一方面是管制日本，同時一方面是培育日本。例如：在賠償問題上，盟軍總部似乎要保留日本有相當高的工業水準，輕重工業均有，而且還希望它能達到一個貿易出超的境地。在橫須賀，我國的記者團曾看見那舉世聞名的軍港，依然未加詳盡的破壞。神戶基地、仍完好無恙。在神戶還有一個製鋼廠，本來是給海軍做重兵器的，它規模之大好像一座鋼鐵城。可是，並未被列入作賠償之列！據說是保留給日本改造洋釘鐵條之用，這工廠還有六個分廠，大約也一律被保留。其次，那些日本有名的警察，仍原封未動，龐大的漁船隊，仍馳騁於海上，甚至侵入我領海捕漁。還有，那幾百萬退伍軍人，在鄉間仍存在着各種組織。如果一旦有事，這些很可能都是武力！

我們曾經遭受過日本幾十年的侵略慘禍，這些都是可怕的后患，使我們不能不担心。有人說：對日本需要管制一代，這是很有見地的意見，但是也有人說：日本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另一個國家。因爲在日本的盟軍，有了這種心理，以爲日本並不可怕，所以潛在日本的封建勢力，便有了投機復活的机会。吉田茂曾說：「吾人亦在對共產黨作戰，北方且有一極危險之敵須提防」。這些投機的說話，使我們不能忘記；日本人除了凶惡之外，並且還是很狡猾的。有些日本人，把

這一次被盟國管制，看做日本的再開國。由於世界情勢的複雜，及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影響，使戰敗了的日本隱然有喜色，存着混水摸魚的心理，企望着他前面準備搖身一變的光明。無怪乎他們要認做再開國了。東京朝日新聞總編輯高野信氏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因為封建勢力的存在，結果只維新了一個表層，所以闖出了這一場大禍」。但是我們看見；日本在此次戰敗後，大家都一致的要回民主新生，可是因為封建勢力仍存在於日本，那麼將來日本的民主化，恐怕仍只是一個表層而已。日本人一向是很能吃苦的，又清潔守秩序。可是他們有一個缺點，就是很容易跟着一種強力去走，從前日本人是跟着天皇走，跟着軍閥走，今後假使仍是再跟着強力走的話，則在這封建勢力已經在默默地引導着的當兒。日本人便很容易走上了一條投機冒險的路上去，以致終歸又招來了一個大悲劇。我們要記得，在歷史上，凡是日本民族投機冒險的時候，首先吃虧的必是中國，這真是使我們憂慮。

日本目前對美國是十分的馴服。凡是在日本的盟軍，無論上下，都一致認為盟軍佔領日本是完全成功了。關於這一點，他們都推崇麥帥的領袖力，與美國第八軍長艾肯柏格將軍的將才。在一九四五年六月那時候，日本投降的趨勢已經逐漸明顯，但是美國方面却沒有人注意到佔領的問題，連美國陸軍部，和國務院，都沒有擬定軍事管制的計劃。可是那時候的艾肯柏格將軍，已經擬好了他的計劃，到了日本果真投降了，他便把他的計劃呈給麥帥，在稍為修改了一點之後，盟軍便按着了這計劃達到了管制的目的。他這種遠大的眼光，真是使人佩服。目前日本人似乎是很真心誠意的與盟軍合作。在這佔領的一年半當中從未發生過任何困難。日本政府總是聽話得很。



例如命令他們焚燬軍火；在那時候，大約仍存有一百萬噸之數，結果，在一周之內，他們就完全焚燬了。又如要他們抓戰犯，只要盟軍總部下一命令，指定要把何人，於何時送到何地受審，不論文武官員，他們都一齊抓來了。美軍在登陸後三天，便不需要帶槍，當第八軍由飛機裝載着每隔五分鐘一架降落在橫濱的時候，在東京都神奈川縣境，尚有滿懷戰意的日軍十七個師，等待開赴菲律賓增援。結果，在美軍着陸到一個相當的數目之後，由透過天皇通知下來一個命令，便全體安靜地繳械了。這真是一件危險的賭博。現在負責佔領日本的美國第八軍，約有十二萬人，包括三個軍團，分別駐在日本的四島。另外駐防於九州一帶的是英軍，約有四萬人，也歸艾肯柏格將軍指揮。自佔領以來，美軍與日本人之間祇發生過兩三件小糾紛而已，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奇蹟。

在日本投降之初最不容易辦的工作，就是遣送日本軍民回老家。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一千多萬的日本軍民被遣回老家了。當時在日本本土的陸海軍約有三百七十萬，其他散處在世界各地的，約有五六十萬，這一千萬人解甲歸田，就使日本人深深地感到大日本帝國的軍事機構和黷武潛力已是完全瓦解了。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留駐本部的二百五十萬陸軍，完全解甲歸田。另外海軍方面，一百二十萬人完全退役。餘剩的軍艦及船塢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交給盟軍。空軍方面有五十五萬人全部已變成平民，一萬三千五百架軍用機，首先由盟軍接收，加以銷燬。所有的軍用機場，一律改成耕地。其他在海外的陸海軍，一共有三百五十萬之多，北至庫頁島，南至荷屬東印度，西至中國東至馬紹爾羣島，這些軍隊都一律就地解除武裝，以

平民身份被遣送回國。担负這項工作的，最初是日本帝國大本營，後來是由退員局辦理。除了遣兵之外，還要遣民，這一切費用都是由日本政府負担。遣送的船隻，多數是利用日本餘剩的海軍及商船，並借美國的自由輪及登陸艇。現在，全世界各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已回老家了。祇是還有一百五十萬人，在蘇聯的控制下，每天正在西伯利亞鍛鍊身體。麥帥總部與蘇方經過無數次的交涉，然後在去年十二月九日才簽定一項協定，規定蘇聯每月要遣回日人五萬名。雖然麥帥已經準備好了每月可以遣送五六十萬人的船隻，但是蘇聯却以爲：「還是慢慢來好」！

目前，那些天真爛漫的美國兵，的確給日本人迷住了。到處是九十度的鞠躬，到處是粉黛的笑臉。在這種一呼百諾無所不從的環境裏，怎麼不使「佔領者」心滿意足哩！所有的日本人，上自天皇上至平民，無不表示愛戴麥帥服從盟軍的樣子。在背地裏，雖有各種不同的想法，可是在表面上，却是一律服從。盟軍總部是最高的決定者，一切政策決定後，命令日本政府確實去執行，並且還成立一個軍政府，直接由盟軍總部指示，去監督日本各級政府是否遵行。日本現在共有八區四十六縣，而軍政府也就有八個區隊四十六個縣隊。軍政府的意義，就是做盟軍總部的耳目。他們是以一種嚴厲的監督者地位，與和藹的觀察者地位，在政治，經濟，社會，衛生，教育各方面，做一種滲透作用。希望在短時間內，把一個純粹軍國主義的國家，引導到民主的路上去。

盟軍總部的計劃，在經濟方面；嚴格管制日本的工廠，並調查，統計，及保管那些可能用作賠償的工廠，並且鼓勵它在和平程度下去生產。在教育方面；澈底的消滅一切軍國主義的思想，改革學制，鼓勵人民注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甄審舊教員，訓練新教員。取消舊



課本，編印新課本。在救濟方面；設法避免日本人民遭受飢寒痛苦。在衛生方面；防禦一切傳染病的流行。這種積極的建設與消極的破壞，兩者分頭並進的政策，現在似乎是達到成功的地步了。以我們最能了解日本的中國人看來，日本人對於一切佔領工作這樣的樂意聽命，很可能都是爲了將來打算。因爲以日本人一貫的自尊自大，忽然這樣低首下心，到底會不會出於真誠？這真是疑問。不過，日本人對美國特別好感的原因，大約有如下數點：

(1.) 現在的日本人，他們會經過優勝驕傲的日子，幾乎半數以上是出過國的，他們在中國，在台灣，在朝鮮，都着實欺壓過人，現在他們是戰敗了，易地而處，盟軍對待他們實在是文明得多。

(2.) 現在的佔領軍，全是戰後瓜代的新軍，沒有在太平洋上作過戰，對日本沒有什麼仇恨的印象，所以比較容易相處。

(3.) 美軍的生活，完全與日本人隔開，盟軍不用日鈔，不進日本店鋪，一切日用品物，皆由自國供給，雖然盟軍佔領費是佔日本總預算的百分之二三十，可是完全由日本政府支應，一般人民是直接感受不到的。

(4.) 日本糧食甚缺乏，而美國爲之輸入，所以日本人甚爲感激。

基於以上四點原因，日本各界對麥帥便無不恭維，無不服從。甚至連極端的共產黨，也持慎重的態度，不敢輕予批評。於是樹立了麥帥與美軍在日本的輝煌地位。至於日本上層的官僚和財閥，及封建殘餘的軍國主義份子，他們更是恭順，更是逢迎，更是做到表裏如一，一味討麥帥的

## 戰敗後的日本

八

歡心。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無非想在麥帥的庇蔭下投機再起？

### (二) 日人的思想及對華態度——八股式的懺悔

日本人現在的思想是怎樣呢？他們對於我國的態度是如何呢？此次我國記者團員王芸生，曾對日本人說：

「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生長在華北一個大城的天津；今年已四十多歲，從我能記憶事情的童年起，深印在我腦裏的，就是日本欺壓中國。日兵駐紮天津。排隊打靶，兵兵兵乒鬧個不休，不管中國人怎麼受，由「九一八」到「七七」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欺凌壓迫，無論如何怯弱的人，也都感覺到戰爭之不可避免。在日本軍閥的眼中，中國人那裏還是人！所以祇有抗戰相拚了，今天日本失敗了，中國雖無報復加於日本。未知日本人是否仍在懷恨中國而想報服呢？」

日本人聽了，却惶恐地回答說：

「日本人民絕不怨恨中國，我們已深知軍閥的罪惡，我們祇有深深感覺對中國不起！」在中國記者抵東京之日，東京世界日報有一篇社評，題為「歡迎中國記者團」，我們看了，可以知道日本的輿論對於我國的態度。其文如下：

「戰敗的日本，在種種意義上，已成世界注視的標的。各國檢討其實情的報道陣容，已達完成之境域。最爲完備者爲美國，而中國報數家，也派有特派員常川駐在日本，其公正的

報道，散見於各報，此次以中國報界之著名日本通陳博生氏爲團長，以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之著者王芸生氏，以及其他優秀的報人爲團員的有力記者團蒞臨日本視察，關於其實情，將作集約的報導，這是我們所衷心歡迎的。

知人不應在其得意時，而應在其失意時。由於錯覺自負其強大武力而從事於侵略戰爭時的日本，不能看見民族的真實態態，然在戰敗後，食糧困難，經濟危機，生產停滯的今日日本，則正有民族之生地，果能克服此種危機，建設獨立、民主、統一、和平的新日本，如美國記者所評論所期待「使戰敗成爲第二之建國」呢？還是就此衰弱下去，而永久變爲弱小民族呢？我們固期望前者，然究竟局中人有難於把握真相之虞。希望此間一切，映諸隣邦記者團的鏡面上，俾諸君記錄其真相，這在我們，正可作爲他山之石。

其次，希望於中國記者團者，爲確實把握住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及感情。據戰敗後得自中國的貧弱情報及資料，則中國報界多有一種觀測，以爲日本人的對華感情正在日趨冷卻——如此說法，如有語病。換言之，就是日趨於漠不關心。果然如此嗎？此事乃調整將來中日關係的基礎，故希望能作充分的檢討。若以爲有此趨勢，則關係重大，故切望在未向本國報道以前，直率告知我們。

今當歡迎抗戰十四年，將其無可比類之節操貢獻於祖國的中國記者之際，我日本報界，不敢以爲在資格上並無缺點，雖然，今日我們也以民主的報道者而更生了。所以既表衷心歡迎之意，並略提出其意見。

這篇文章寫得很情致，完全表出他們由驕橫而戰敗，而投降，而被佔領的心情。又朝日新聞總編輯高野信氏，曾對我記者團說：

「除了戰爭賭博者之外，無人對戰敗認為意外，也無人對戰敗惋惜，只是我們太對不起中國了！」

朝日新聞東亞部長宮崎世龍氏也說：

「戰敗了不算敗，戰敗後中國對日本如此寬大，日本人才知道是真正敗了！」  
這可見得一般日本有識之士，對我們中國總是自覺慚愧的。他們提起蔣主席前年「八一四」以德報怨的對日演說，無不感激。在投降之初，日本人對我國十分欽崇，以為中國畢竟是不起的大國。可是後來聽見共產黨蜂起，四處劫掠，他們的心未免竊竊稱喜，於是又存輕視之心。澀谷事件的發生，就是一個好例。他們竟認為中國參加到聯合國來逞威風是不配的！而且對於我華僑在日本做生意，更覺得憎惡。他們賠償給中國的工廠，還以為我們不會利用。因此，那種自以為優秀的思想，仍在慢慢的滋長。他們覺得今天雖已被逐出中國，但是總有一天，或者中國人會歡迎日本人。以前他們是用武力企圖征服中國，今後希望能以同文同種的關係，獲得真正友好的共存。這是他們一部份人的思想。目前在日本，研究現代中國的團體甚多，單單東京一地，就有三十多個研究中國問題的組織，這對於我們是應當警醒的。他們這樣關心我們，其目的是因為他們相信今後日本的發展，必須要能與中國同調，然後才可以生存。他們很希望中國能够和平統一，這樣對於日本才有幫助。反之，如果中國仍在混亂，那麼對於他們現有的地位，是很不利

的，終至東亞民族的沉淪而後已。我們看人家對於我們的事，已經關切得很深，可是反觀我們國內，共產黨還在一天天的殺人放火，做出那種流氓式的搗亂弄到連日本人也看我們不起，這真使我們痛心！

日本人是永不會忘情中國的，因為他們到過中國的很多，當吃不到糖的時候，他們就會想起台灣。缺乏鹽，便會念及長蘆。沒有煤，便記起了東北。根本因為他們就像一個窮小子，是一個先天不足而野心有餘的國家，所以若與他們談到今後的中日關係，日本人是一致的希望早訂和約，使在經濟上能給他們一條出路，否則這個地少人稠的日本，在未來便無法生存了。

除了對中國存有以上的思想外，日本人對美國多數抱好感，可是對蘇聯則一致無好感，凡是由東北或朝鮮返國的日本人，大多數是反蘇的。他們很懷恨蘇聯，有些人願意把日本作為中國的一省，這樣，他們的人口問題，及原料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亦有人希望把日本作為美國的第四十九州，而日本共產黨則意欲把日本成為蘇聯的一邦，他們這些想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若果將來日本無所依傍，在經濟上是難以支撐的。

可是日本的軍人，對於戰敗仍很不甘心。在日皇宣佈終戰詔書之日，宮城內便發生了一幕搜奪錄音盤的怪劇。一羣青年將校佔據了宮門，把守衛皇宮的警察解除武裝，到處搜劫投降詔書的錄音盤，搜查了宮內大臣石渡，及內大臣木戶，禁閉了待從武官長連沼，槍殺了近衛師團長森赳，最後，經東部軍司令官田中靜一大將說服，那些青年將校才以自殺了事。這可見日本軍人仍是餘燼未熄。日前珍珠港電訊說：在比臘盧島上，還有殘留的日軍在騷動。我們應該怎樣才可以

把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澈底的剷除呢？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由于天皇的存在，宮城的巍峨，明治神宮象徵着日本帝國的璀璨，靖國神社依然供奉着歷次戰死者的靈位，上野公園裏仍矗立着西鄉隆盛的銅像，日比谷公園內。海軍進行曲的碑仍未拆掉。這些，無一不使日本人沉溺在軍國主義的陶醉與回憶中。一部日本歷史，就是軍國主義史，自平源兩氏的爭霸，豐臣秀吉的征略，德川幕府的專權，以及明治以來的對外擴張，沒有一段不是滿塗軍國主義色彩的。所以目前日本人的思想，因為還有這些軍閥餘孽，國粹派等在煽動，對於自己依然自視甚高。於是在投降之初，便盛傳日本軍人有二十年後再來的一句話。

### (三) 議會及政黨——可憐的小丑

日本在和約未簽定前，是一個沒有政治的國家，目前的種種政治活動，完全是盟軍總部對日本人民的一種民主教育。但是就在這個機會之下，日本的政治人物，便一個一個聰明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大家都拿着「民主前鋒」的招牌，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在一九四六年底，日本全國的政治結社，竟達三千之多。在日本最有勢力最得盟軍總部支持的政黨，依然脫不離軍國主義的傾向，頂多不過是加上一件民主的外衣而已。例如：目前的自由黨，其實就是承着從前政友會的餘緒。進步黨簡直就是民政黨的化身。在八年的侵華戰爭中，這兩黨一直是與軍閥合作的，而且還是功勳卓著。此次我國記者團會去參觀日本的議會，並且曾與日本各黨派領袖會談，自由黨議員北聆吉曾坦白的說：



「日本人到今天，因爲自己進行民主革命的關係，才開始認識中國國民革命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值得尊重、值得效學的。希望今後中國能够協力以求有貢獻於世界和平，對於蔣主席以德報怨的光明磊落的態度，日本人民將永誌不忘」。

日本的議員，現有四六六人，女議員佔三十九名，全體議員中，有百分之二十爲戰時曾在議會的議員。日本議會所包括的黨，共有七個，就是吉田茂的日本自由黨，幣原喜重郎的日本進歩黨，片山哲的日本社會民主黨，其他還有協同民主黨，國民黨，共產黨，以及日本農民黨。各黨的政策，可以說都是前進的，由於生活的不安定，使大多數人厭棄了資本主義的政治，而傾向於社會主義。但是，日本人期待的社會主義，並不是以社會主義爲招牌的共產主義，而是一種溫和的社會安全政策，以日本的歷史傳統及社會體制而言，皆不容許共產主義抬頭，因此，未來在日本政治舞台上可獲勝利的，大約是自由黨。因爲自由黨得新興的財閥如藏相石橋湛三等的支持。但是有人以爲日本將來的政治趨勢，社會民主黨必可得勝，因爲幣原等的政治反動集團，是與出主精神相違背的。加以目前經濟的原因，使日本人個個都懷念社會主義政策。我國記者團爲此，特地訪問日本的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片山哲，他是一位三民主義的研習者，他對於民生主義研習得很有心得，他相信我國的民生主義，就是他現行的社會主義之理想。他曾特別解釋，他們的社會主義政策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政策不同。他以爲蘇聯那種過激的手段，斷非日本人民所能消化，他並且說明，日本社會民主黨，與日本共產黨的分別。例如：日本共產黨對於新憲堅持反對，稱爲：「麥克阿瑟的偽憲」，這與中國共產黨詆毀我國的憲法爲偽憲同出一轍。但

是片山哲則認為：新憲法可以保證日本民主的成功，他們所主張的，是一種比較中庸的政策。中國記者團又曾訪問過日本的共產黨議員野坂參三，他曾流亡中國在延安工作多年，那時名叫岡野進，他對王芸生說：

「日本自由黨的前身是政友會，進步黨的前身是民政黨，社會黨的前身是社民黨，而他們都會參加侵略戰爭，他們都有戰犯，惟有共產黨沒有戰犯。他們都贊成天皇制，惟有共產黨主張打倒天皇制」。

當時王芸生便諷刺他說：

「我很佩服日本共產黨，因為你們比中國共產黨徹底，日本共產黨是有主義的，而中國共產黨却說擁護三民主義。延安並且主張保留日皇。」

因為岡野進在延安時，曾主張保留天皇，他連忙辯白說：

「天皇制與天皇是兩件事，天皇制必須打倒，而天皇個人則不妨保留」。

他又說到目前有很多不合理的現象。例如在東京，有很多人住在防空壕內，但是很多豪華的電影院與酒館正在增建。市坊上百分之八十的米進入了黑市，對於戰時損失的補償完全入了財閥的手，這些都是他們的牢騷。日本共產黨又攻擊日政府說：當日本投降時，海軍省就有大批的物資被侵吞，而且焚燬了帳簿。目前在黑市上轉來轉去的，大部份是軍閥財閥合作隱匿的。

其實我們看，自日本投降以來，根本就沒有一個內閣是令人民滿意的。自從東久邇宮內閣，因為先天不足成立了一個多月便塌台了。幣原繼之，一切舊勢力遂完全抬頭。到了一九四六年四

月，第一次普選，幣原之流又挾了新財閥的威勢獲得全勝。可是在勝利中，自由黨居先，幣原因此祇好下台，讓自由黨的鳩山一郎組閣，後來麥帥認為鳩山是一個趨向獨裁的機會主義者，乃黜免他，日本的政局至此便成了走頭無路，於是幣原乃以其老猾的手段，將吉田茂一變而為自由黨總裁，勉強湊成了一個班底，在風雨飄搖中，維持到今日。他們仍想繼續撐持下去，至少要撐持到對日和會的名開。目前進步黨的重要份子，聯合自由黨及一些無黨派人士，忽然倡議組織新黨，企圖創造一個政治改革運動，其實這通通都不外是一種政客的爭權罷了。或者就是要完成幣原與吉田永佔東京舞台的好夢而已。在大政黨還沒有產生之先，有好幾個小黨却已經成立了。例如協同民主黨與國民黨，在三月七日合併為國民協同黨。他們合作的目的，也是爲了集中普選競爭的力量，準備將來的獲勝。我們看日本政治勢力的消長，在大勢上已經出現了矛盾。日本保守勢力的封建化，現政府之低能，與腐敗以及經濟問題之日趨嚴重，一切都有利於左派勢力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整個政治的體溫却似乎正適於保守勢力的重行穩固。因為國際大勢（美蘇對立的日益尖銳）與政治技巧（改變選舉制度以整肅來打擊新黨運動）兩者已給左派與中間派以甚大的打擊。因此日本共產黨的勢力，尤其不易發展。再加上盟軍總部的壓力，與農村戰敗後之不景氣，及普遍的反蘇情緒，使日本政治的主流祇有宜於保守勢力的偷安。我們希望在麥帥給予日本人民這個千載難逢的民主機會中，的確能使日本產生幾個代替政客的政治家出來，領導日本人民走向民主的大道上去！